

黄侃沉迷梅兰芳的戏曲

著名学者黄侃早年在北京曾是资深“戏迷”，一度为戏痴狂，几乎到了荒废学术的地步。1912年12月2日，在与钱玄同、汪东等章太炎门下弟子的聚会中，黄侃大侃“戏经”，招致了钱玄同的极度反感。

黄侃本居于上海，此番北上只是追随其师章太炎从事政治活动；但有闲暇，即游戏园子听戏消遣，放松身心而已，自然无法兼顾学术研究了。

1913年7月13日，黄侃再次从上海经南京抵达北京，仍然

是为其师的政治活动奔走。抵京两天后(7月15日)，黄侃去玉成班听戏，“始见梅兰芳”，称其“色艺当与贾璧云相等”。7月26日，黄侃返归上海后于9月7日再度抵京。期间多次去看梅兰芳的戏。

10月3日，黄侃离开北京，返归上海。10月31日，友人向黄侃索要梅兰芳照片，黄侃此时俨然已成资深“票友”。

11月10日，黄侃“观剧丹桂”，称“梅郎戏极佳”。这里提到的“丹桂”，乃上海始建于清末的著

名戏园——丹桂茶园，当时改称“丹桂第一台”。梅兰芳在上海的首次演出，正是在位于上海四马路大新路口的丹桂第一台。也即是说，黄侃乃是梅兰芳上海首演的座上宾与见证者。

11月16日，黄侃晚餐后又“独往第一台观梅郎演《穆柯寨》”。次日，黄侃晚餐后再与友人一道去“听梅郎《穆柯寨》第二本”。

11月19日，黄侃近距离观察了梅兰芳，对其容貌也有品评，不改其一贯苛刻的待人眼光。他称“近看梅郎亦不甚佳，鼻有节，

略，槁瘦非凡，大失所望，从前皆浮着耳。台上看戏，此为第一次。”当然，对梅兰芳容貌的品评，并不妨碍黄侃继续欣赏梅兰芳的舞台艺术。

1月24日，黄侃仍去丹桂第一台“看梅郎《回荆州》剧”。

黄侃对梅兰芳的欣赏，竟与其“论敌”胡适如出一辙。胡适也多次听过梅兰芳的戏，在其日记中也多有载录，亦不乏欣赏之辞，只不过胡适与梅兰芳的友缘，比之黄侃晚了十余年而已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黄侃与其“论敌”胡适竟也算是“爱梅不分先后”、“英雄所见略同”了。

据《北京晨报》

蒋经国留学苏联时十分钦佩托洛茨基



蒋经国

蒋经国从苏联回来之后，1937年底到江西南昌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，地方干部都知道蒋经国刚从苏联回来，对其抱有极大的兴趣，常常询问蒋经国苏联的情况，蒋经国也会和些比较说的来的培训干部学员谈及苏联情况。

据有些当事人回忆，总的来说，蒋经国对苏联没有特别的好感，但也没听过他有什么抱怨和不满。蒋经国对苏联的军政人物看法也比较客观，对斯大林并没有什么贬低。不过，他对托洛茨基的才能相当钦佩。据蒋经国回忆，托洛茨基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很惊人，能做到让100个士兵每人依次随机报一个两位数，等最后一个人一报完，他能在三分钟之内得出所报的100个数的总和。

除此之外，蒋经国对红军的纪律性也大为称道，曾告诉那些干部，苏联红军执行命令十分严格，凡是规定不能越过的警戒线，任何人也休想前进一步。

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
胡适力邀王国维到清华任教

王国维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。他在清华园里仅仅生活了两年，但他的学术研究给清华国学院带来了20世纪最具现代性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，他还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。

王国维能够得以顺利进入清华，胡适的鼎力推荐功不可没。

1924年，清华学校欲“改办大学”，同时设立研究院。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于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，聘请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的同时，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(职位同各系科主任)。胡

适推辞不就院长(后改为吴宓任主任)，但建议曹校长，应采用宋、元书院的导师制，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。胡适还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：梁启超、王国维、章太炎、赵元任。后因章太炎不就，而改聘陈寅恪(由吴宓推荐)。

1924年12月8日，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，第二天，曹云祥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，晤谈之后，曷胜钦佩。敝校拟添设研究院，即请王君为该院院长……”

曹云祥校长求贤心切，多



王国维

次致信静庵先生信和聘书均请胡适代转。同时，胡适积极主动地做废帝溥仪、庄士敦(溥仪的英文老师)和王国维本人的工作。

最终，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。于是，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，并最终就聘于清华国学院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周自齐:鲜为人知的民国“九日总统”

周自齐，1871年生于山东单县，一生活跃于晚清、民国政坛。晚清时，周自齐曾出使多国，极力维护海外华人同胞的利益。回国后，创办了清华学堂(清华大学前身)，是清华学堂首任监督。

周自齐思想保守，反感新兴的革命力量，因而支持袁世凯称帝。但他又十分爱国，坚决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当时，袁拟委派周自齐任总统特使，秘密前往日本签约。周自齐得知消息后如坐针毡，忐忑不

安。他对袁世凯卖国求荣的行径极为不满，但作为袁世凯政府的要员又无计可施，无奈之下，只好称病，拒受任务。

周自齐历任山东都督、中国银行总裁、交通总长、陆军财政总长、农商总长等要职。袁世凯死后，周自齐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，遭全国通缉，周自齐因此亡命日本。1918年2月，冯国璋代理总统之位，解除了对周自齐的通缉令，他才得以结束流亡生涯，从日本回国。周自齐因有外交经验和游美经历，所以回国后仍深受重

用。1922年4月，周自齐被徐世昌任命为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。同年6月2日至6月11日，徐世昌被逼下台，周自齐摄行大总统之职，避免了中国出现混乱的“无政府状态”。因总共当了9天总统，周自齐便得了“九日总统”这一雅号。

1922年6月，黎元洪复位大总统。周自齐对政治心灰意冷，遂退出政界，游历欧美。后回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——孔雀电影公司。1923年，在上海去世。

据《文史春秋》

马一浮与割股疗亲

割股疗亲，作为一种极端彰显孝心的方式，曾经在中国古代长期流行并受到褒赞。

所谓“割股”，一般被认为是割取大腿部的肉。从割股实际情况来看，不单是割股，还有割臂、割肝、割胸肉、割乳、割腕等情形，这些都算是广义的“割股”。虽然“割股疗亲”明显属于愚昧之举，然而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它却并不因朝代更替和时代变迁而衰落，直到民国年间还时有发生。

被梁漱溟称为“千年国粹，一代儒宗”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也曾和这“割股疗亲”有直接关系。

当时马一浮的父亲久病不愈，无奈之下有人提出：“血肉最补形气，不妨一试。”父亲患病，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，马一浮为尽人子之孝理应割股疗亲。不过因为他是家中独苗，他二姐为保护弟弟，就主动提出由自己来代替。马一浮二姐自幼性格刚烈，就在

父亲患病之前两年的一个秋夜，只有她一人在家，有盗贼持刀入户抢劫。他二姐见状大呼：“把刀给我，我自杀，不用你动手！”见她如此刚烈，盗贼竟然被吓跑了。此外，在这之前母亲患病时，马一浮的二姐就曾割股疗亲，所以这一次她还是挺身而出。她这样说道：“弟弟是马氏门中的独苗，如果割了他的肉有个三长两短，这就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也对不起已死去的母亲，还是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吧！”然后她毅然从臂上割肉一块，据说对延缓其父病情起了一点作用。但马一浮二姐却因此患病不起，不久即去世。而马一浮之父最终还是医治无效，很快也离开人世。父亲和姐姐的先后去世给马一浮巨大的震撼与打击。

看来，很多时候，传统的力量之强大甚至疯狂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，而感情、感性的力量也往往可以战胜理性和科学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陶行知帮新厨师洗碗

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师范的第二年，因为学生人数增加，原本只有三人的厨房工作人员就显得捉襟见肘。后来，经过陶行知的努力，学校增加了一名厨师朱阿三。

但新学期开学后不久，陶行知就经常接到学生的报告，说厨房的几名师傅配合不协调，矛盾闹得很大。陶行知暗中调查了一番，发现了其中的问题。一天，正是午饭后，陶行知走进食堂，发现新来的朱阿三正在满头大汗地刷碗，而其他的三人却在一旁悠闲地嗑瓜子。陶行知一句话也没说，走到朱阿三身旁，撸起袖子就帮着朱阿三干起活来。

三位老师傅见堂堂校长都下厨房帮朱阿三干活了，纷纷丢下手中的瓜子，刷碗的刷碗，扫地的扫地，纷纷忙活了起来。

第二天上午，陶行知正在

办公室备课，助手方与严急匆匆地走进来，问道：“校长，听说昨天你下厨房干活了？你是这里的领导，怎么可以与厨师混在一起呢？”陶行知放下手中的笔，注视着方与严的眼睛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可知道厨房的几位工人工作不配合的事情吗？”方与严瞪大了眼睛：“听说了”“朱阿三是新来的，性格比较软，所以其他三人就欺负他，当他是软柿子。”说完，陶行知伸出双手，做了一个捧东西的动作：“他们将朱阿三当软柿子捏，我们却要捧。我之所以下厨房帮朱阿三做事，就是要告诉他们，对新来的工人，没有资历深浅一说，我们都是视同仁的，都要给予关心。我们付出了行动，相信他们也不会无动于衷的。”

陶行知在厨房帮助朱阿三干了半个月后，厨房工人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善。据《思维与智慧》

名人小事

阎锡山的植树政治

1919年前后，盘踞山西的阎锡山提出“无山不树林”的口号，更要求凡通行大道两旁，都要插柳植槐，林荫成行。一时间，山西大兴植树活动。

有一年冬天，阎锡山去了阳曲、太原等县视察，阳曲县县长孙奂仑预先探知省长出巡的地区和路线，就将必经之地和巡视地区包括已经旱死和冻死的树苗一一用草包扎，名为防寒防冻，实则遮掩枯死。阎锡山行至阳曲境内，看见大道两旁的树苗，都给用草包裹了起来，阎锡山很高兴，决定提升孙奂仑为厅长。左右机要人员便把真相告诉了他，可阎锡山却说：“能像孙奂仑这样做的，也是好的。”

其实，孙奂仑是直系军阀头子曹锟的外甥。阎锡山为了同曹拉扯关系，便扮演了一次醉翁的角色。

袁世凯:上下楼也坐轿子

袁世凯总是闲不住，在办公室里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闲暇，也要找些事情来打发，比如整理桌上的卷宗，或者重新摆放文具。但这么一个好动的人，却不喜欢锻炼身体，从住处的后院到大门口这么短的距离，也必要坐轿，从不走路，甚至上下楼也必坐轿子。

吴佩孚:关起门来当大帅

1932年，张学良派专车将吴佩孚迎到北平，每月给四千元生活费。吴住在什锦花园，把住处当成“大帅行辕”，照端他“孚威上将军”的架子，有参谋长、秘书长，还设有八大处，如军需处、承启处等，所有僚属每人每月生活费一律八元，关门大帅也做得像模像样。

袁寒云:停笔威胁张丹斧

文人多有雅癖，“补白大王”郑逸梅热衷于收藏名人尺牍、折扇、印章、名刺、古钱等，《晶报》主笔张丹斧爱收藏古镜，袁寒云则收藏古花瓶、古币、古印和古玉。有一回，袁寒云在《晶报》连载小说《辛丙秘苑》，突然半途收笔不写了，原来他看中了张丹斧收藏的一个陶瓶，张不肯转让，袁寒云就以中断连载相要挟，最后没办法，张丹斧只好认栽。

据《老年生活报》

李敖买书买两本

李敖一生博览群书，著作颇丰。他买书有个习惯：买书要买两本，以做剪贴之用。

为了吸取书中精华，李敖有独特的读书方法，他称之为“大卸八块”、“五马分尸”。他看书的时候总是准备好剪刀，看到有需要的资料就动手剪下来。有时，正反面上的资料都是所需要的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李敖最开始时把背面的内容复印下来。后来，他觉得复印太浪费时间，于是干脆一开始就买两本书，然后把两本书上的资料都剪下来。单说这种治学方法与精神，还是值得揄扬的。

据《新民晚报》